



曲園叢書

14
484
30



門 4 4
號 484
卷 30



說項 曲園雜纂第二十八

德清俞樾

宋項安世著頊氏家說乃其讀經史時條記所得積以成編者也余讀其書偶有所得輒復說之

上六振恒凶

說文云孟氏易振作楮云柱砥也此陸氏釋文所不載也

說曰許書所載周易異文不載於釋文者多矣非止此一事也心部忼下引易忼龍有悔釋文不載忼字黑部黷下引易再三黷釋文不載黷字馬部驢下引易乘馬驢如釋文不載驢字卍部驪下曰此易驪卦爲長女爲

風者釋文不載𦉰字牛部犗下引易犗牛乘馬釋文不載犗字壺部壺下引易天地壺壺釋文不載壺壺字惟艸部藿下引易百穀草木藿於地角部犗下引易其牛犗白部豐下引易豐其屋藿字犗字豐字並見釋文

八卦本字

按說文益字從水從皿以水注皿故謂之益以此推之坎卦三卽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時乾坤坎離震兌艮巽必皆以三畫爲字今𠃉尙爲坤川尙爲水餘可知矣說曰謂水字卽象坎卦之形可也謂坎卦三卽水字不可也說文水篆象眾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是以陰包

陽正與坎象相近故橫作之卽有似乎坎卦若謂坎卦三卽水字則坎爲水是水爲水矣理不可通也古之製字水與坎卦似火與離卦似詳第一樓叢書中今不具說至𠃉爲古坤字此說可信愚嘗謂古乾字作乙象陽氣也水篆中之乙亦象陽氣是其義也古坤字作𠃉象萬物之陳列也說文土部地萬物所陳列也是其義也後人以乙𠃉兩字與畎川篆文相近於是乙字加軌聲作乾𠃉字變而从土从申作坤坤行而𠃉尙存乾行而乙遂廢說文隸乾篆於乙部則已不識乙字矣

三苗族系

左氏春秋傳昭公九年周人以姜戎咎晉言曰先王居
檣杙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注謂允姓卽姜
戎之別瓜州三危之地按此則姜戎者三苗之後也襄
公十四年戎子曰我姜戎四岳之裔也按姜姓實出太
岳則三苗又四岳之後文公十八年史克謂三苗爲緡
雲氏不才子隱十一年杜注言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
也則緡雲氏又神農之後也蓋神農氏子孫仕于黃帝
爲緡雲氏仕于堯爲四岳四岳之子孫受封於南方者
爲三苗三苗之子孫長于西方者爲姜戎
說曰尙書竄三苗于三危史記集解引馬融注曰三苗

國名也緡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饗饗也與此說合而高
誘注淮南子修務篇曰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
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緡雲氏之裔子饗饗三族之苗裔
故謂之三苗則三苗又非一族矣至姜戎之與三苗殆
又各別據姜戎子自言我姜戎四岳之裔也考舜竄三
苗在帝堯殂落之前此後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詢于四
岳四岳猶在朝也豈其裔已遠竄三危乎姜戎旣爲四
岳之裔則非三苗之後可知矣昭九年杜注曰允姓陰
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是杜注亦不
言姜戎是三苗之後但謂其同放三危此亦以意言之

無他證總之姜戎既四岳之裔必無與三苗同放之理特以瓜州在敦煌而據水經則三危山亦在敦煌故比而同之其實漢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敦煌郡敦煌縣下皆不言有三危山史記集解載鄭康成說引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南當岷山太平御覽地部引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漢地理志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三危既在鳥鼠西南則在隴西而非敦煌與瓜州絕遠矣允姓之姦居于瓜州與三苗風馬牛也安得云姜戎是三苗之後乎

曰貞曰悔

人但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不知其何說也蓋占家以內卦爲用事謂問者之來意也外卦爲直事謂禍福之決也來意方發專一之主故謂之貞外卦既成禍福始定故有悔焉蓋卦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爲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爲決也
說曰貞者事之幹則以名內卦猶可說也吉凶悔吝既分而爲四何獨取悔字以名外卦乎說部卜部每易卦之上體也商書曰貞曰每从卜每聲則壁中古文文字本作每今作悔者非其本文既非悔吝之悔何取曲爲之

說說文中部每艸盛上出也外卦居卦之上體故從卜
從每每取上出之義此或一說乎

六月庚午朏

書之紀日者必以歷數先之如朔朏生明死魄之類然
四代之書惟周爲然又每書必異辭如朏者月之微明
卽月三日也曰朏足矣又謂之哉生明生明足矣又謂
之旁死魄與死魄之日相鄰卽生明也蓋一事而三變
其文周之俗尙文如此

說曰康誥惟三月載生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
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是朏與載生魄同日而異其名至

載生明僞古文語不足信旁死魄則非卽朏也考說文
魄當作霸今以尙書及漢志所載武成篇及周書世俘
篇考之有云旁死霸者有云旣死霸者有云旁生霸者
有云旣旁生霸者各紀其日初非異日而同辭惟解霸
字其說不同劉歆三統歷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
漢書注日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此
因漢書本用三統歷文又以經典多借用魄字故劫爲
月質之說僞古文遂有哉生明以配哉生魄僞孔傳解
哉生魄曰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與馬許古義相違
本朝諸儒亦無能折衷其說惟江良庭氏注尙書力主

古義今依江說推之哉生霸者初生明也明生為生霸則明盡為死霸乃晦日也故朔日為既死霸既死霸之次日為旁死霸謂月徧體皆暗也明盡則復生故旁死霸之次日為哉生霸自是至望日為既生霸次日為旁生霸又次日為既旁生霸孔晁注周書曰旁廣大月大時也是其義也項氏此條未備又非古義余別有說

詩中思字

思語辭也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以為思慮之思則過矣

說曰此說是也惜其未及思無邪句按駟篇首章思無疆思馬斯臧次章思無期思馬斯才三章思無斃思馬斯作四章思無邪思馬斯徂八思字並語辭毛公無傳鄭以思遵伯禽之法說之失其旨矣論語為政篇引思無邪句包注曰歸於正止釋無邪二字不釋思字邢疏曰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駟篇文也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亦止釋無邪不及思字得古義矣

言采其蟲

說文茵貝母治目眩項直不得反顧故許穆夫人思歸

不得作詩曰言采其苗

說曰毛傳雖有治疾之說然不言治何疾乃以項直不得反顧曲爲之說迂矣考貝母亦名貝父見廣雅是此草有父母之名言采其蟲或以借寓父母之邦乎本草貝母一名勤母許穆夫人以勤母寓意亦猶曾子之感懷於益母也古人託物見意往往如此不必以治疾爲說

下武

古語皆以下爲後呂刑曰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言其後無子孫也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天相民作配在下言

其子孫世享于後也然則下武謂其後踵武相接云爾意者周人之方言歟

說曰訓武爲繼訓下爲後傳箋固云爾項氏此說未爲勗獲也愚則謂下武對文王在上而言按文王之什十篇陸德明曰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然則下武篇乃武王大雅第一篇故與文王大雅第一篇對文成義下武猶言武王在下也上下猶言前後前有文王而後無武王則周家王業不成故曰下武維周言有文王在上又有武王在下始得成其爲周也

王制

王制之言爵祿取于孟子其言巡狩取于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于公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于左氏蓋文帝合漢初今文博士之傳斟酌增損共爲一書將以興王制致太平者其說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康成無策以通之強爲之說曰此殷制也豈非遁辭

說曰漢文帝所作王制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則非今王制也愚謂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生衰周不得位乃託魯史成

春秋立素王之法意必斟酌損益先定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述而成此篇公羊師說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然則鄭君注王制往往以爲殷制當必有所受之孔子與顏淵論爲邦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亦是立素王之法兼法四代舉一以例其餘顏子命世大才使其得位必能推而行之也讀王制者當以此意觀之豈獨王制周禮亦然愚嘗謂周禮一書乃周衰有志之士損益古今自成一家之書欲立一代之法者也雖非必皆出于孔氏要自孔子作春秋立素王之法有以開其端矣

凡青去病之出上輒以精兵大眾與之且爲之度地而移軍其他老將皆故滅其兵左其道使不得立功以曲成青去病之賞蓋人主之所欲富貴無不可者李廣父子區區用其材力與造化者爭勝負之命不可哀哉說曰此以一時論也考晉書涼武昭王李暠傳曰武昭王諱暠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卽狄道也眾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州右姓唐書高祖本紀云其先隴

西狄道人涼武昭王暠七代孫也然則自廣十六世至暠又七世至唐高祖矣視衛霍區區一時之富貴何如也又宋書索虜傳云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其一也據此元魏亦李陵之裔然考之魏書不得其說

招魂

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此四句帝命也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此二句巫陽對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此二句又帝命也謝不能此三字又巫陽對也復用巫陽焉此一句又

帝命也此章舊注不通故爲正之
說曰舊注誠有未安而如項氏此說又煩碎甚矣愚謂
掌夢二字舊注未是此乃巫陽自述其所職掌也列子
周穆王篇注曰神之所交謂之夢上帝欲使巫陽筮子
之巫陽以爲精神交接之事本已所職掌無取乎筮故
曰上帝其命難從又申言之曰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
不能復用言必筮而予之則後人惟以筮爲事將謝去
巫陽而不能復用也下云巫陽焉乃下招曰七字爲句
說本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焉乃猶言於是遠遊篇曰焉
乃逝以俳佻列子周穆王篇曰焉迺觀日之所入此皆

古人焉乃二字連文之證

同年兄弟

進士稱同年兄弟初謂起于唐世按應劭風俗通言後
漢人伍世公與段遼叔同歲及守廣漢先舉其子後守
南陽又以與蔡伯起同歲先舉其弟皆謂同時孝廉則
科目之有同年尚矣
說曰項氏此說未備夫漢世同年之誼正史固載之矣
後漢書李固傳附其子燮傳曰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
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
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埋尸於馬屋先

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
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
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夫邵賣其同歲生至與埋
母同爲清議所不容則其時同年之重可見又三國魏
志武帝紀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
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此亦漢世有同年之證
漢敦煌長史武斑碑云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憶昔日同
歲郎署云云又孝廉柳敏碑亦云縣長同歲槌爲趙臺
公憤然念素帛之義爲君立碑漢碑多門生故吏所立
此二碑獨爲同歲所立亦足徵同年之誼由來古矣

正毛

曲園雜纂第二十九

德清俞樾

宋毛居正作六經正誤蓋就當時監本校正其誤於
經學不爲無功然宋時小學久晦毛氏之說亦不能
無誤故又從而正之

周易泰卦彖辭內陽而外陰初九注三陽同志六五注
陰陽交通又曰陰陽配合並誤作陽案陽字从阜从易
易音暘日氣也从旦从勿阜今作卩陽音賜古賜字也
从卩从難易之易爾雅陽予也

正曰陰陽字自合作陽而漢隸苟簡有作陽者韓勅碑
三陽吐圖是也相沿至入經典毛氏正之是矣惟以陽

爲古賜字則未知所出說文初無陽字其引爾雅爲證
大謬爾雅釋詁台朕賚與卜陽予也郭璞注引魯詩曰
陽如之何又曰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則陽予也之予
乃予我之予非賜予之予安得改其字作陽而以爲古
賜字乎陸氏釋文曰陽音暘則字之是陽非陽明白無
疑使從毛氏之說與郭注陸音均不合矣

啞嗑象辭先王以明罰勅法監本誤作敕舊作勅紹興
府注疏本建安余氏本皆作勅陸德明釋文勅法恥力
反云此俗字也字林作敕鄭云勅猶理也一云整也案
釋文條例易以王弼注本爲主特書而專音是王本用

此字雖引字林作敕字林乃晉人所著字書非諸家易
文又引鄭康成解勅爲理爲整是漢以來作勅字也條
例又云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勅字說文以爲勞徠之字
如此之類改便驚俗但不可不知爾然陸氏但知從來
从力爲勞勅字而不知約勅之勅本不從來蓋勞勅字
從往來之來音力代反約勅字從來从力音敕來從兩
入音棘往來之來從兩人音萊來隸變爲束又音刺重
兩束爲棗並兩束爲棘自漢以下誤以來爲來故東方
朔謂兩來爲棗其舛久矣故易勅法書勅天只當依元
本不容改也敕字雖見於史記亦是从束非從約束之

束也从攴者力之變也敕出於勅勅非俗字也
正曰說文力部勅勞也从力來聲無戒敕義支部敕戒
也从支束聲則爲戒敕之本字束聲而讀恥力切者音
之轉也亦猶裘之與箕爲韵由幽部轉之部也經典相
承往往段勅爲敕故陸氏辨之曰俗以爲約勅字說文
以爲勞勅字明非本字也可謂明白甚矣毛氏乃勑異
說謂勞勑字力旁從來來从二人約勑字力旁從來來
从二人勑字不見於說文其所以之來亦不見於說文
毛氏云隸變作束然束字說文作朮故隸作束初未大
變其體非从木从二人也古無來字又安有從來之勑

字可謂鄉壁虛造矣說文支部別有敕字擊馬也从攴
束聲此與戒敕字別且不从力亦無可牽混
九二枯楊生梯作梯誤案梯字从木从弟稚也木根再
生稚條也音題又他兮反階梯也从禾者亦音題梯稗
之稗孟子五穀不熟不如稗稗是也

正曰陸德明周易音義稗徒稽反楊之秀也鄭作莢是
自有周易但有稗莢二文之異無作梯者也說文本部
梯木階也無稚也之訓廣韵十二齊梯下止引說文本
階也無他說梯下引易曰枯楊生稗稗楊之秀也則知
唐宋易經固皆作稗而不作梯矣惟夏小正正月柳稗

文選謝靈運從游京口詩注藝文類聚卷八十九並引
作梯此當是大戴之異文不可以改易經之定本或曰
說文無梯字奈何曰依說文當作𦵏何以明之廣韵𦵏
下云或作𦵏則知𦵏者𦵏之俗省字其訓楊秀者𦵏之
別義也

離卦象辭明兩作兩字中从二入从人誤从古兩字

正曰謂兩字从二入是也謂二入古兩字則非說文入
部从二入也兩从此闕兩从二入非二入卽兩

九三不鼓缶而歌鼓从支支音扑普卜反擊也从支者
鼓擊之鼓从皮者鍾鼓之鼓

正曰謂鼓擊之鼓从支是也謂鍾鼓之鼓从皮則俗字
也說文鼓部鼓郭也从壺支象其手擊之也支部鼓擊
鼓也从支从壺壺亦聲是鍾鼓之鼓从支鼓擊之鼓从
支無从皮之鼓字又按鼓鼓二篆分別甚微其說从支
云象其手擊之也則與支何異竊疑鼓鼓實一字也以
周官鼓人文證之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
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
金奏上鼓字鼓也下鼓字鼓之也釋文並不言有異文
異讀舞師之職與鼓人相連其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
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

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上舞字舞也
下舞字舞之也若鼓字有異文異讀豈舞字亦有異文
異讀乎凡一字而虛實兩用者不可勝數衣謂之衣衣
之亦爲衣冠謂之冠冠之亦爲冠然則鼓謂之鼓鼓之
亦爲鼓亦若是而已矣始而別異其音繼并別異其字
皆後世章句之儒爲之也

夫卦象辭居德則忌忌作忌誤禁忌之忌字从戊己之
己从心本音記語已辭也詩叔善射忌是也借爲禁忌
字非从終己之己也从終己之己者字作忌音異古异
字也

正曰此條有二誤焉說文心部忌憎惡也因憎惡而禁
忌事本相因則禁忌亦其本義也至叔善射忌之忌乃
語辭而無實義箋云讀如彼己之子之己考彼己之子
曹風作彼其之子禮表記作彼記之子而大雅往迓王
舅箋亦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蓋語辭初無一定忌已
記其迓皆可通用而乃以爲忌之本義語已之辭何取
而从心乎其誤一也至終己之己卽辰巳之巳說文曰
巳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
爲蛇象形釋名釋天曰巳巳也陽氣畢布巳也史記律
書曰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諸書並以巳訓巳亦猶蒙

者蒙也剝者剝也之例實一字也若尙書異哉之異其上从己卽隸書己字初非从終己之己說文収部異舉也从収己聲並無古文乃臆造一从心从終己之己之字以爲異之古文則并異字而誤之其誤二也
小過九四注不爲貴主作責誤
正曰九四注曰雖體陽爻而不居其位不爲責主故得无咎也正義曰居小過之世小人有過差之行須大德之人防使无過今九四雖體陽爻而不居其位不防之責責不在己故得无咎以文義求之責字不誤言九三不居其位無防人之責故曰不爲責主毛氏不察改爲

貴主轉失之矣

下繫雜而不越注爻繇之辭作繇誤繇與由同繇从卜从繇音宙卦下辭也
正曰謂爻繇之繇音宙是也謂从卜从繇作繇非也說文竹部籀讀書也从竹搯聲春秋傳曰卜籀云是爻繇字本當作籀繇乃假借字漢書文帝紀師古注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斯說得之因經典相承假繇作籀漢晉經師恐學者不曉仍讀本字故遇爻繇字輒作卜字於其旁以識別之其後沿訛遂成繇字字書所無不可不正

說卦震爲專誤專从甫从方非从甫也

正曰謂从甫是也謂从方非也依說文當从甫从寸作

專今傳博等字專在右旁者均不誤惟敷字專在左旁

則誤爲敷

尙書皋陶謨孔王注甚倭作倭誤倭字从仁从女非从

妾也倭古健字

正曰說倭字是也謂倭古健字則非古無倭字

益稷侯以明之作侯誤侯从人从工从矢

正曰說文矢部侯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初不從

工

甘誓天用勦絕其命作勦誤勦絕之勦从巢从刀音子
六反截也非从力也从力者音尺交反攬取也曲禮毋
勦說也

正曰說文無从刀之勦字勦絕之勦字本作勦說文刀

部勦絕也从刀彙聲引書天用勦絕其命然則今作勦

者段字也非誤字也曲禮勦說之勦亦是段字說文力

部勦勞也昭元年左傳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此是本

義無攬取之義廣雅釋詁攬取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

文曰浮取曰攬沈取曰撈疑勦說之勦當如此作

多士于惟時其遷居西爾作面誤面音亞非東西之西

正曰西字篆本作𠂔隸變作西亦或作𠂔其中或直或
曲似可無拘謂𠂔音亞誤也漢魏以下字體苟簡惡字
或書作𠂔陸德明所譏惡上安𠂔者是也玉篇心部惡
下有惡字曰同上俗安得以𠂔爲亞字乎
毛詩谷風溼以滑濁湜湜其沚箋云溼水以有滑故見
滑濁正義曰言溼水以有滑水清故見溼水濁以興舊
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又曰此以溼濁喻舊室以
滑清喻新昏又曰溼水言以有滑故人見謂已濁猶婦
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已惡也定本溼水以有滑
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溼水一頃其泥數斗潘岳西征

賦清滑濁溼是也觀此則箋所謂故見滑濁當作故見
其濁作滑字誤明矣然釋文乃作滑字云舊本如此作
謂者後人改耳陸德明與孔穎達同時獨不知定本作
其字邪

正曰正義本當作溼水以有滑故見謂濁疏中所云見
謂已濁見謂已惡兩謂字卽箋中謂字也箋中謂濁誤
作滑濁則與疏義不合矣定本作其濁其者指溼水而
言非指滑水而言字雖有異義實無殊毛氏不知箋中
滑濁之誤故欲改從其濁若知箋文本作見謂濁則可
以無此說矣惟釋文之說爲不可解疑釋文滑謂字當

互易云故見謂濁舊本如此一本謂作涓後人改耳如
此則定本正義釋文三者一義也

載馳注升至偏高之邱作升誤說文升字从斗从十升
十則斗今作升非从干也

正曰說文升部斗十升也象形有柄升十龠也从斗亦
象形無从十之說

椒聊注一棊之實作棊誤

正曰棊棊二字說文均有之手部棊盛土於裡中也一
曰擥也木部棊櫟實一曰鑿首施之於此均非其字艸
部棊棊櫟實裏如表者从艸求聲此箋所用正此字也

正義曰棊謂椒之房裏實者也引釋木曰椒櫟醜棊按
爾雅作棊乃其正字詩作棊亦作棊皆其段字必謂棊
是而棊非多見其未達矣

十月之交山豕萃崩作豕誤豕从冫从豕豕音觸冫莫
老反非从冫也冫音覓

正曰豕不从冫亦不从冫乃从勺也說文勺部勺高墳
也从勺豕聲不覓說文而言小學宜其多舛矣

鴛鴦注休休息也作休誤休从人从草木之木虛尤反
休息也休从人从芝木之木呼句反與煦同休養也

正曰休息休養有何異義乃謂休息字从木休養字从

木誤矣古無从人从木之字不知所自來
民勞王欲玉女作王誤玉字點在下畫旁者魚欲反金
玉之玉也點在中畫旁者音粟又音嗅玉工又朽玉也
音粟者亦姓漢有公玉帶
正曰玉字本止作王後人因與帝王字無別故加點其
旁以別之又因別有粟嗅二音故又高其點以別之郭
氏佩觿曰玉有欣救魚錄息足相逐四翻俗別爲玉斯
言允矣無事過爲分別也近段氏玉裁注說文改珣篆
爲玉斯爲大謬
維清注周家得天下之吉祥作吉誤吉凶之吉从士从

口非从土也吉上从土音確

正曰古無吉字

禮記曲禮上二名不徧諱徧作徧誤徧與徧通謂二字
爲名同用則諱之若兩字各隨處用之不於彼於此一
一皆諱之所謂不徧諱也
正曰徧者對全而言言二字爲名全舉之則不可徧舉
之則可也夫子之母名徵在此全舉之也言在不稱徵
言徵不稱在此徧舉之也唐律奏事犯諱條二名徧犯
不坐此律卽本於禮經犯其一字謂之徧犯則避其一
字謂之徧諱矣徧犯不坐卽二名不徧諱毛說非也別

詳禮記平議

檀弓上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其作且誤
正曰經注中言且字者多矣段氏玉裁曰說文且薦也
凡承藉於下曰且冠而字祇有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
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
字言某甫是稱其且字此說甚明而自宋以來多不達
此義凡遇且字往往改爲其字儀禮鄉飲酒禮注同姓
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士喪禮注某甫且
字也各本多誤且爲其檀弓此注哀十六年左傳疏又
誤且爲目古義之晦久矣於毛氏何譏然毛氏於雜記

某甫且字也云且作旦誤又似知且字之不誤者何失
於此而得於彼歟

周禮太宰之職眡滌濯作眡誤說文眡从目从氏聲無
眡字玉篇誤以眡爲古視字以眡字音支今周禮亦誤
書爲眡不敢改也

正曰說文目部眡眡兒从目氏聲見部視下有重文師
曰古文視又重文眡曰亦古文視然則說文明有眡字
玉篇本之說文未嘗誤也毛氏但見目部有眡字而未
考見部視下有重文眡字故反以玉篇爲誤矣

尙書釋文大司徒貉依字作獬獬當作獬考工記獬字

同
 正曰說文豸部獬似狐善睡从豸舟聲論語曰狐獬之
 厚以居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
 是許君以獬為狐獬字以貉為蠻貉字二字不同故陸
 氏於大司徒貉字正之曰依字作獬乃從說文也玉篇
 獬何各切似狐也貉莫格切蠻貉也皆依許書為說又
 於貉下云亦與獬同則以論語狐獬字今作貉耳毛謂
 獬當作獬未詳所出說文玉篇均無獬字廣韻十二蟹
 獬下云字林字樣俱作解廌廣雅作獬獬然則獬乃俗
 解字非獬字也

掌戮髡作髡誤髡髡之髡从兀不从几也从几者音鞠
 正曰音鞠之髡當从九此字見玉篇云髡九六切亂髮
 也毛云从几或傳刻之誤
 左傳隱七年不賴盟矣賴作賴誤賴从束从負負从側
 人从貝不从頁也說文作賴从刺从貝刺音棘諧聲貝
 義不通亦誤當作賴从束从負束而負之人所賴也
 正曰作賴固非謂从束从負亦非也自當从說文从貝
 刺聲賴之本義說文曰羸也故字从貝毛氏知依賴之
 義不知其本義宜以从貝為不通矣
 桓元年帶裳幅鳥帶作帶誤

正曰帶乃說文正體帶乃漢隸之變毛氏是帶而非帶
失之倒矣

僖二年保於逆旅作旅誤旅从方从久从人不从衣
正曰作旅固非謂从方从久从人則亦誤矣說文旅在
於部其上之於乃一字非从方从久也其下乃从字非
人字也又族字亦在於部毛氏於襄元年謂族字从方
从人誤與此同惟昭十三年說旆字曰从於从市於音
偃則又不誤得於彼而失於此亦不可解也

昭七年曰我先君共王曰作日誤
正曰正義曰日謂往日也嬰齊與魯盟于蜀事在成二

年共王之初共王卽望魯朝故言往日我先君共王引
領北望也然則正義本自是日字毛謂其誤未詳惟以
文義論則不特日字誤卽日字亦誤當作自字說詳羣
經平議

昭二十七年中廐尹作廐誤廐从无无古旣字不从爰
也

正曰說文广部廐馬舍也从广段聲爰部段揉屈也从
爰从自自古文更字廐字从此然則廐乃說文正體廐
乃俗字毛說倒矣

公羊傳莊六年其讓乎我奈何作柰誤奈何之柰字从

大从示不从木从木者李柰之柰也

正曰說文無柰字占止作柰玉篇曰柰那賴切果名又柰何也廣雅釋言柰那也柰之訓那蓋發聲之辭止取其音無取其義尙書召誥曷其柰何弗敬禮記曲禮柰何去社稷也字並作柰經典初無柰字漢人作隸率多詭異變文爲奈以別於李柰字廣韻十四泰云奈那也本亦作柰既作奈以從俗又著其本作奈以存古如毛氏之說將改經典之柰悉作奈字矣

穀梁僖二十七年注夫三人行夫作我誤

正曰注引我三人行必有我師乃論語文也論語舊本

原有我字釋文曰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然則陸所據

本有我字矣何晏集解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然則何所據本亦有我字矣范注引作我三人行自是古本如此毛氏蓋知有今本不知有古本也

襄二十九年注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一當作壹謂不齊壹而足也漢書引此傳作壹姑存之不敢改也

正曰此本公羊傳不一而足謂不以一事之善而遂盡許之也漢書作壹其義仍當爲一毛謂不齊壹而足於義未明

篆未明 不從木 不從木者 李燾之考也
信之也 辨書 辨壹其 辨當為一手 隔不齊 壹而或
五曰 此本 公羊 尊不一 而或謂不一 一事之善 而後盡
壹而或 辨書 此辨 辨壹 故存之 不煩也
襄二十 火半 辨書 夷 燄 皆不一 而或一 當辨 壹 謂不齊
不映 育 古 本 也 以別於 李燾 字 廣 韻 十 四 卷 云 云
辨書 此 辨 辨 三人 行 自 是 古 本 映 此 手 刃 蓋 映 育 今 本
此 之 不 善 如 之 姑 無 常 辨 然 則 何 也 辨 本 亦 育 辨 字 矣
本 育 辨 字 矣 何 曼 樂 辨 曰 言 辨 三人 行 本 無 育 辨 字 矣
辨 育 辨 字 辨 文 曰 辨 三人 行 一 本 無 辨 字 然 則 何 也 辨

評袁 曲園襍纂第三十 德清俞樾

宋袁文字質甫著 寶牖閒評其書久佚 國朝從永
樂大典中輯為八卷 經史詩文皆有論辨 余尋繹之
餘 偶有異同 輒復評之
雲字從天從雲 省故 易曰 雲上于天 雲字不從而也
今人作需字 乃從而蓋篆文 天字與而字 相類 後之作
字者 失于較量 各從其便 書之 其誤甚矣
評曰 此李陽冰之異說也 說文兩部 需 夔 也 遇雨不進
止 夔也 從雨而聲 臣鉉等案 李陽冰據易 雲上於天 云
當從天然 諸本皆從而無有從天者 是陽冰之說 大徐

所不從陽冰特疑而非聲故爲此異說顧亭林謂需從
而聲者讀而爲如段懋堂謂需從雨從而會意非形聲
二說未知孰是然自古經師相傳易經需卦無作霈者
果如其說山下出泉蒙字當作泉山下有火賁字當作
災乎

匡謬正俗以溺爲休休乃是沈溺字溺又音而灼切其
水不能勝鴻毛蓋弱水也夫弱水弱字尚書只作弱字
不知後加水點者又何據也

評曰說文水部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
入于流沙從水弱聲是溺乃弱水之本字尚書作弱者
省不從水耳陸德明釋文曰弱本或作溺則知古原有
從水作溺之本也

匡謬正俗載武成往伐歸獸獸字作罍且云字林罍字
音火救切人之所養也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
林之野卽可言歸獸既是牛馬當依罍字本音讀之不
得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卽呼爲獸也如此則古
本原作罍字想因唐明皇改爲今本尚書時未究罍字
之義而增益之也今其下亦云本或作罍許救切益知
古本作罍字無疑矣

評曰爾雅有釋獸釋畜兩篇陸德明於釋畜下云許又

反本又作𪔐音同字林云𪔐犗也說文云𪔐牲也經典
並作畜字釋獸釋畜二篇俱釋獸而異其名者畜是畜
養之名獸是毛蟲總號故釋畜唯論馬牛羊雞犬釋獸
通說百獸之名以陸說證之則書序誠宜作歸𪔐乃求
之說文竊有疑焉今說文云𪔐犗也象耳頭足公地之
形獸守備者從𪔐從犬陸德明則以犗也之訓屬之字
林而以說文爲訓牲是許君說解傳寫有異未必可據
而其字之象耳頭足公地之形則固可信也𪔐字止取
象形畜養之意不見而獸訓守備字又從犬則其爲人
之所畜者無疑世豈有養虎豹以自衛者乎故竊疑𪔐

乃毛蟲之總名而獸則是畜養之物爾雅𪔐獸之義乃
正相反蓋爾雅訓詁之書每從今義以曉學者而不必
盡合古義如說文禽走獸總名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
之禽則非古義也書序獸字當是古本如此魏都賦武
人歸獸而去戰張載注云尚書曰往伐歸獸晉人所見
書序是獸非𪔐然則未可輕改矣

今人作文下字能用古者則爲有據雖古人亦然詩云
有狐綏綏蓋本塗山人歌云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此禹
娶塗山時歌詩人乃用其綏綏二字也

評曰齊風南山篇亦云雄狐綏綏玉篇作雄狐又又云

行遲貌則知綏綏乃又又之段字也漢書禮樂志赤蛟綏綏義亦當同

世有孃惜細兒之語陟岵之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季少子也母以少子行役其心眷眷然而形之語言如此此正所謂孃惜細兒者不獨今人為然古亦有之評曰朱文公集傳云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與袁意正同袁與朱同時人作此書時當未見朱傳也然古義實不如此據毛詩陟岵三章章六句則母曰嗟予季五字為句行役夙夜無寐六字為句三章並

同首章子已止為韵次章季寐棄為韵三章弟偕死為韵變子言季者變文以協韵耳

理李二字古通用左氏傳中用行李字或作理初無異義李濟翁資暇錄辨左傳行李作行季謂季字乃古使字其理為甚當王觀國學林乃云古文字多矣濟翁不言季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余謂濟翁所說季字蓋出于玉篇山字部中載之為甚詳觀國作學林多引廣韵玉篇以為證獨不知季字何也

評曰王氏不知季字見玉篇誠為失考然不信李濟翁說則不可以為非也玉篇不甚可據即如山部所載矣

古族字𠂔古會字皆不知所本其以𠂔爲古使字亦若是而已矣又有名𠂔二字云今作危則皆以爲古危字也其說云人在山上據說文人在山上乃𠂔字也玉篇亦自有𠂔字云許延切人在山上然則名𠂔二字與𠂔何別而以爲古危字乎

衙許慎說文音語無他音楚詞云道飛廉之衙衙亦音語以是知衙字後作牙音者其出于唐人改牙爲衙字之故歟左氏傳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衙字亦當音語矣而陸德明不音者蓋德明唐人見當時呼爲牙字不知前代只音語而失于稽考也

評曰此由不達古音故有此等議論也衙與語並從吾聲衙之音語固矣古牙字音亦如吾大元夷次四曰夷其牙或𠂔之徒毅上九曰豨毅其牙發以張弧楊子雲徐州箴曰事猶細微不慮不圖禍在邱山本在萌牙又豫州箴曰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凌遲喪其爪牙是牙字古音如吾也故衙之讀爲牙猶讀爲語也在古音本無不合至後世則語與牙戡然不同執後世之音以繩古音而疑義滋多矣

洽倫古之能樂人也因詩簡兮序曰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洽字改爲伶字後世遂以洽爲伶其誤已久矣而左

氏傳云冷人也乃是其注又云樂官依字作伶其誤亦又甚焉

評曰說文水部冷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人部伶弄也則伶人之伶自以從人爲正其作冷者假字耳呂氏春秋古樂篇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二字並從人此爲正字說苑修文篇作冷倫則冷字從水漢書古今人表作冷淪則二字並從水漢書律歷志作冷綸則綸字又從糸古書多假借不可泥其文也

字書孥乃都切妻子也帑它罔切金帛所藏舍也此二字初不相干因毛詩常棣篇樂爾妻帑借用此帑字故左傳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及爾以帑免史記向使二世除去收帑汙穢之罪漢書盡除收帑相坐律皆借用帑字而廣韻玉篇見諸書如此遂並以帑字亦音乃都切矣

評曰古有帑字無孥字說文巾部帑金幣所藏也從巾奴聲夫旣從奴聲則不當讀它罔切孫愐音乃都切此帑字之本音也惟其義則以金幣所藏爲本義毛詩左傳所有帑字皆其別義也凡人金幣所藏必藏於內而妻子亦居於內故其義得相通或疑妻帑之帑乃奴之假字然古所謂奴婢皆罪人也何取此義而以目其妻

子乎孛者後出字所以別於金幣所藏之帑帑音它罔切者又以別於妻子之孛其實古止作帑有二義無異字無異音也

左氏傳載逢丑父逢字陸德明無音千姓編乃歸在逢字門下與逢蒙同如此當讀作龐字德明失音也而孟子逢蒙逢字亦與左氏傳同孟子音又云逢從夆下江切以此知不獨德明失音而二經皆當從夆皆誤從夆矣

評曰古有逢字無逢字玉篇猶然廣韻乃始於三鍾收逢字四江收逢字云姓也出北海左傳齊有逢丑父此

千姓編之所本也今按逢蒙事見他書者史記龜策傳云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蠡門荀子王霸篇曰羿蠡門者善服射者也呂氏春秋具備篇云今有羿蠡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是逢蒙之逢古書往往作蠡則其字之當作逢而不當作逢可知矣漢書藝文志逢門射法二篇師古曰卽逢蒙蓋自古相承如此凡逢蒙逢丑父以及逢伯陵逢公皆如此作自孫奭作孟子音義誤作逢朱文公集注從之遂不可復正矣

項梁旣追章邯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田榮共擊之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

王窮來歸我不忍殺此漢書項籍傳所載也至田儋傳則載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一傳以為項梁一傳以為楚懷王未知孰是
評曰史記項羽本紀田儋列傳固如是班孟堅各因原文無所考正耳
古曰田儋蓋自古辭源賦北凡數
顏師古解漢書庸奴其夫謂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夫考史記張耳傳云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然則庸奴乃是人名非鄙視之如庸奴也
評曰史記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本作嫁庸奴其夫亡去抵父客乃言此女既嫁而鄙視其夫如庸奴故亡

去而抵父客也徐廣注於亡其夫下曰一云其夫亡也此乃校勘語非注釋語蓋其所見本亡字有在其夫二字下者故云然若從此本則與漢書正合矣

漢書李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國與傾城佳人難再得注云非不吝惜城與國但以佳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余謂此說非也所謂傾城與傾國者蓋一城一國之人皆傾心而愛悅之非謂佳人解傾人城傾人國也若果解傾人城傾人國武帝雖甚昏蒙其敢求之耶

評曰傾城二字本於詩之哲婦傾城自當作傾覆解觀其歌有甯不知三字作轉語正見佳人難得雖傾覆其國城而亦不惜也若止云一城一國之人傾心而愛悅之則下二句無味矣

孔子弟子琴張琴牢也子張乃姓顓孫名師紹興中大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上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難與終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難與並爲徒懷干祿而試官與舉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

評曰昭二十年左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賈逵鄭眾皆以爲子張見正義孟子盡心篇琴張趙注曰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蹠蹠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然則琴張之爲子張漢人舊說固然至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乃有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之說家語僞書固不足據杜預本以注左傳非古義也南宋之初朱注未行學者於孟子猶讀趙注故猶知琴張之卽子張試官與舉人都無異議袁氏著述之家乃并趙注而忘之何歟

弊字下從大其從升者俗書也然世皆通用爲弊字蔡字下從大其從升者俗書也然世皆通用爲弊字獎字

下從大其從升者俗書也然世皆通用爲犛字
評曰宋人不精小學故所說似是而非今以說文正之
犛犛二字下皆從犬犬誤爲大因變爲升矣犛字從犛
從死從一其下之升與其上之升合成犛字作升猶近
之作大則非矣

世言葷腥葷非素食也而字乃從草則又非腥羶比矣
蘇東坡作剖桃核得硫黃之說云自是斷葷血乃復用
此葷字不知何故

評曰葷腥二字字各一義葷則蔥薤之屬腥則牛羊之
屬也說文草部葷臭菜也此是正字儀禮士相見禮膳

葷注曰辛物蔥薤之屬禮記玉藻篇膳於君有葷桃茢
注曰薑及辛菜也並依本字作葷士相見篇古文葷作
薰則是段字文選養生論薰辛害目字亦作薰此東坡
所本也儀禮疏曰鄭注論語作焜義亦通則字又可作
焜矣

匡謬正俗解果字云果然飽貌夫果然乃獸名黃太史
帖云腹猶果然以腹大故耳然不可止云飽貌也
評曰腹猶果然出莊子逍遙遊篇曰適莽蒼者三食而
反腹猶果然釋文曰果徐如字又苦火反眾家皆云飽
貌則飽貌之訓本莊子義不得以爲非也果然之爲獸

名又別一義必以獸名解莊子之果然則文選非有先生論之率然高舉亦將以常山蛇名解之乎

朝鷄者鳴得絕早蓋以警入朝之人故謂之朝鷄晁以道詩乃云鷄鳴本候海潮信不爲金門上馬時如此則當爲潮汐之潮未知何據

評曰神異經東荒經云扶桑山有玉鷄玉鷄鳴則金鷄鳴金鷄鳴則石鷄鳴石鷄鳴則天下之鷄悉鳴潮水應之矣此晁詩所本

東坡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于求舊書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

評曰人惟求舊雖尚書文然云人莫大于求舊義不可通此殆非誤也論語先進篇閔子騫曰仍舊貫釋文曰魯讀仍爲仁楊雄將作大匠箴曰或爲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東坡云仁莫大于求舊或亦仁舊貫之義用之司空正合

秦始皇初卽位漢高祖以是年生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亦以是年生陰極陽生陽極陰生之理豈不信耶

評曰以漢祖爲生於始皇卽位之初此未考也史記高帝紀皇甫謐曰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昭王終五十六

年加孝文一年莊襄三年共十年也則至始皇即位之年高祖已十一歲矣秦本紀以莊襄王爲四年者誤余別有辨見弟一樓叢書始皇本紀始皇生於昭王四十八年則始皇長高祖才三歲耳安得謂始皇即位而漢高於是年生也

用魯論出東如云其大干未嘗有衣口書貴之辨始以爲之書始於大司獄曰如爲其初而問于不其成非書出論而式數爲問于燕曰以書其文曰曰人求書而尚書文然云人其大干未嘗有衣口

通李

曲園雜纂第三十一

德清俞樾

元李冶字仁卿撰古今艸於載籍疑義一一辨別頗極精審其以艸名書蓋取塞聰專思之義夫考論古今不取其通而取其塞何也余讀其書偶有所見從而疏通之是曰通李

卦有六爻初二三四五上也卦有六德剛柔仁義陽陰也自下而上以之相配則初爻剛二爻柔三爻仁四爻義五爻陽六爻陰也只以乾一卦推之便盡此理通曰陰陽合而後爲天道仁義合而後爲人道剛柔合而後爲地道若以六德分配六爻則初二兩爻合爲地

道三四兩爻合爲人道五上兩爻合爲天道六爻之中
天道一人道一地道一無所謂兼三才而兩之矣愚易
其說曰初二地也遇九爲剛遇六爲柔三四人也遇九
爲仁遇六爲義五上天也遇九爲陽遇六爲陰六十四
卦中惟既濟一卦爲得其正初九剛六二柔九三仁六
四義九五陽上六陰故曰既濟定也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典
當五帝也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
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嚳崩帝摯立帝

摯崩帝堯立帝堯崩帝舜立是黃帝後殊無名少昊者
也則諸書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蓋元囂卽少昊氏而
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元囂是爲青陽降
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
遷旣不以元囂爲少昊謬謂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
也

通曰孔安國序乃魏晉人僞作不足信司馬遷嘗從安
國問使孔安國以少昊列五帝之首則司馬遷作五帝
紀豈得削少昊而不錄哉諸書言少昊者莫先於左傳
而左傳亦晚出之書劉歆竄益未足據依大戴記五帝

德帝繫篇言五帝皆首黃帝而不及少昊然則少昊不
列於五帝明矣愚謂少昊者黃帝之子元囂也元囂亦
曰青陽皇甫謐及宋衷皆云元囂青陽卽少昊其說是
也史記言青陽降居江水索隱曰降下也言帝子爲諸
侯降居江水是少昊以黃帝子分封於外索隱又曰江
水若水皆在蜀則其封國蓋近西陲故有金天氏之名
西方乃金方也御覽引帝王世紀云少昊帝名摯字青
陽卽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夫曰白帝其在西方可
知然則何以有帝名曰古書之稱帝者多矣山海經海
內南經曰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帝丹朱葬其陰又海

內北經曰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一臺在
崑崙東北夫丹朱可帝何元囂之不可帝乎

嚳嚳草蟲趨趨阜螽注云興也嚳嚳聲也草蟲常羊也
趨趨躍也阜螽螿也李子曰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螽
卽蝗類草蟲嚳嚳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
說者旣以草蟲爲螽又以螽爲蝗又雜以常羊負螿螿
騰蝗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
止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

通曰以此說經失之易矣爾雅釋蟲特爲草蟲作釋此
豈得但言草中蟲乎惟爾雅之名愚嘗以爲有誤其文

曰皇蝻螿草蟲負螿夫阜蝻既謂之螿而草蟲又謂之
負螿負之與阜聲又相訛誠有如李子所云無定名者
疑爾雅本作草蟲常羊阜蝻螿毛公解詩卽本爾雅之
文因傳寫脫常羊字而阜字又聲誤作負校者遂刪下
蝻字爲草蟲立負螿之名又以阜蝻不可無釋乃又於
其上加阜蝻螿三字使草蟲與阜蝻同被螿名或非其
舊也

氓之蚩蚩毛以蚩蚩爲敦厚之貌此殊害義考其詩皆
指言奔誘棄背之事也夫其人也又豈有敦厚者哉按
字書蚩蟲名亦輕侮也則蚩蚩者乃薄賤媮淫之態非

敦樸謹厚之容也

通曰毛義是也使當其抱布來謀之始卽知其薄賤媮
淫則自當絕勿與通矣又安得有秋以爲期之約哉釋
名釋姿容曰蚩癡也後漢書劉盆子傳兒大黠宗室無
蚩者蚩對黠言則蚩自是敦厚之貌

詩大明會朝清明毛云會甲者非訓會爲甲以會朝爲
會甲也謂共會于甲子之朝也疏謂甲子之朝則誠是
而云會值則與毛傳悖矣

通曰疏訓會爲值誠非毛意李子以會甲爲共會於甲
子之朝則亦不辭矣毛傳會甲也此毛不破字卽訓詁

以明假借之例蓋讀會爲甲也會甲雙聲故得通用會朝猶云甲朝楚辭哀郢篇甲之鼃吾以行王逸注曰甲日也鼃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鼃一作晁洪興祖補注云鼃晁並讀爲朝暮之朝馮衍賦云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注曰君子舉事尙早故以朝言也毛傳之意以騷證之而始明甲朝者猶屈子所云甲之朝馮賦所云甲子之朝耳詩段會爲甲亦猶騷段鼃爲朝古書多段借後人往往不得其說也

國語楚觀射父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

以奉之又鄭史伯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韋昭注云計算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爲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姦備也數極於姦萬萬兆曰姦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垓之數也李子曰以定名論數宜從古率以攷數論數宜從今率今率必盈萬萬而古率祇以十之而已十之者一進位也是其循前後之名則順而其爲數則局促而易窮謂盈萬萬者所進之位又有二等一則萬之後億之前四進位而一改名一則凡億之後須八

進位而一改名是其于前後之名或若參差不齊而其
爲數則廣大而爲用則不可以遽窮焉韋昭注前已著
賈唐之說後雖復引鄭司農古數之語昭之意實用賈
唐說耳乃復云萬萬兆曰姦則是于古今之數俱不得
其說宜曰萬萬兆曰經萬萬經曰姦則得其正矣

通曰李子嘗爲測圓海鏡固精於算學者然此所說古
率今率而以韋注爲非則似失之詩伐檀篇何取禾三
百億兮傳曰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是毛用今率鄭
用古率古今之異自億而始古率自十而百而千而萬
而億而兆而經而姦皆進一位易一名今率則自十至

萬進一位易一名自億至姦進四位易一名其爲用自
較古率爲廣矣所以進四位易一名者自億以下十百
千萬本止四位故自億以上卽以十百千萬四者累之
而爲位也韋昭謂萬萬兆曰姦萬萬兆卽萬經也其數
不誤李子謂萬之後億之前四進位一改名億之後八
進位一改名於是易之曰萬萬經曰姦然有四進位而
改者有八進位而改者不特參差難考且恐亦無是理
也今以古今兩數備列於後明韋昭之不誤而折李子
之說焉

古數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萬 億 十億 兆 十兆 經 十經 咳

今數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萬	百萬	千萬	萬萬	億	兆	經	咳		
十億	百億	千億	萬億	兆	經	咳			
十兆	百兆	千兆	萬兆	經	咳				
十經	百經	千經	萬經	咳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孔穎達曰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

儉按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為升升三十計為縷二千四百此布之極細者也古以此布為冕故謂之麻冕當孔子之時其冕務為純質儉約而已所用之布不必如古孔子尚純儉故違古而從眾也穎達以純為絲不知別有所出否
通曰李子此說最為疏陋按說文糸部純絲也即引論語今也純儉是純之訓絲乃其本義儀禮士冠禮純衣注絲衣也純之訓絲禮經具有明文乃不知所出何也又論語此注乃孔安國語也李子以為孔穎達語抑何草草如此邪

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
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等全不相干
通曰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章倉頡效象然則奎主文
章其說亦古矣

漢書注準音拙今韻中準字亦兩音果兩音俱通漢書
注自當並出而單發拙音是亦好異之蔽也

通曰漢書高帝紀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
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
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字
豈當借準爲之服音應說皆失之然則準字本有二說

從服音應說則準者頰之段字頰權頰也其音當讀拙
從李說文音則準者鼻也其音當讀準的之準兩音兩
義判然不同李子所說未盡其義今治漢書者皆從李
說以爲鼻而或從服音讀拙此大謬也玉篇頁部頰之
力切漢高祖隆頰龍顏疑古本漢書自有作頰者服音
應說必有所本師古非之殆未審也

劉歆說三統厯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言及于數吾
無取焉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日猶得以強
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學了不相干
而亦何爲妄取厯算一一而偶之哉

通曰此謬論也孔子贊易明有二篇之策當期之日之說則歷家推合易數不得以為妄也然不用易數未始不可以成歷則治歷不及易猶之可也至於春秋實載二百四十年之事劉氏治歷從唐虞三代以及春秋而迄於光武中興改元建武一一推算此治歷之不得不然李予非之吾不知其說矣

師古曰最亦凡也此說不通下連言大將軍凡七出則最不得為凡最者功最之最言功之最大者也上文曰詔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于此云字下發注又以最字獨為一句恐不合班固意愚以為

云字當下屬不當上屬云最者云功之最大者也故前最最大將軍後最最票騎將軍而書最之言與最字通曰李子以云最二字連讀殆不辭矣史中用最字者有二例皆見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其云攻槐里好時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攻曲逆最諸最字皆上屬為義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是也又云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三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此最字屬下為義索隱曰最都凡也謂總舉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今此文最字上無所屬自當屬下為總舉之辭

不得以功之最大釋之
晉天文志荊州占載妖星凡二十一其十九曰長庚如
一匹帛著天見則兵起詩大東云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
毛不謂長庚為妖星然則長庚自有二星也
通曰妖星第十九之長庚疑長星之誤晉書孝武帝紀
云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
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此即妖星中之
長星蓋以其形如一匹帛故名而書傳多言長庚罕言
長星因誤為長庚矣

僕射職主僕御弓矢之事故稱僕射射舊音夜楊倞注
荀子云射干藥名且引陶宏景注本草云射干花白莖
長如射人之執干倞既引陶說如此而音射干之射復
從夜音據射人之射自當音麇而射干復從夜音者當
是射御之射或音麇或音夜兩俱得通但今世俗流傳
止從麇音耳若僕射與射干猶是從舊俗呼之為夜音
也
通曰射與夜古音本同故惟射御之射經典皆作射無
作他字者其餘人名地名官名草名則既無一定之義
於是古書或作射或作夜亦無一定之字文六年左傳

晉狐射姑出奔狄公羊文同而穀梁則作狐夜姑昭二
十五年左右傳申夜姑釋文云夜本或作射是人名或作
射或作夜無定字也後漢書陳寵傳夫冬至之節陽氣
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注引易通卦驗曰
十一月廣莫風至則有蘭夜干生是草名或作射或作
夜無定字也推之官名之僕射山名之藐姑射古書必
亦或作射或作夜無一定之字後世音讀既殊見其字
之或作射或作夜也遂有兩存其讀者莊子逍遙遊篇
藐姑射陸德明釋文云射徐音夜又食亦反此兩存其
讀也亦有竟讀爲夜以別於射御之射者列子黃帝篇

列姑射殷敬順釋文云射音夜此竟讀爲夜也然則僕
射之射竟讀爲夜亦若是而已矣
呂氏春秋荆有佽飛得寶劍於于越高誘注曰吳邑也
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楊倞
注曰于越猶言吳越且引高誘爲據予按春秋定公五
年於越入吳杜預注曰於發聲也呂氏及荀卿子所言
于越正指於越于於二字音聲小別義理無殊自不得
以于爲一國越爲一國也今高誘乃以于越爲吳邑楊
倞又以于越爲兩國何陋如之市本荀子書又以于字
作干魚魯虛虎之舛晚生後進何所適從

通曰此沿師古之誤也漢書貨殖傳辟猶戎翟之與干越不相入矣師古所據本作于越故注曰于發語聲也于越猶句吳耳其實漢書本文自作于越乃干戈之干孟康注曰干越南方越名文選吳都賦注包括干越李善注引漢書正作干越又引音義曰干南方越名也大平御覽州郡部引此亦作干越又引韋昭注曰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則其字之是干非于尤爲明白古書言干越者甚多墨子兼愛篇以利荆楚干越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並干越連文學者習見春秋之於越罕聞諸子書之干越故多沿師古之訛元初市本荀

子書尙有作干越者正是古本相傳如此李子乃以不誤爲誤陋矣近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始詳辨之惟干之爲吳爲越則有兩說高誘楊倞並以干爲吳莊子刻意篇釋文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邪並出善鐵鑄爲名劍也則以干谿證干之爲吳而孟康以干越爲南方越名韋昭又以餘干縣證干之爲越愚按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从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疑此卽古干國干谿餘干兩說並未得也

相如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澹出

入涇渭鄠鎬潦滴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
分流相背而異態然後灑漾潢漾安翔徐回翫乎瀉瀉
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李善曰太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
澤也沈存中駁之曰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入震澤
渭上老人蕭公復爲辨云此自賦客誇大之辭固非法
度之言安可以圖經地志責其物產所生成山川所終
始哉李子曰文人誇誕固其常態然要不可以悖理存
中以正譏之而蕭公以權直之吾見直者之私而譏者
之公也

乃爲注者所誤耳夫賦家誇誕固所不免然何至使秦
中之水曲折行數千里而入震澤哉且上林賦言盧橘
夏熟已爲左太冲所譏謂生非其壤若使上林賦以此
八水爲皆歸太湖則謬誤尤甚太冲何不并譏之以見
己所作三都賦山川城邑稽之地圖之美乎按賦中東
注太湖句師古注漢書相如傳李善注文選並引郭璞
曰太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澤也裴駟注史記無說而
張守節正義則云在蘇州西南竊謂相如本意必不如
此說文湖大陂也風俗通曰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
陂者繁也言因下鐘水以繁利萬物也廣雅湖池也是

湖爲眾流所歸與陂池同類此文云東注太湖衍溢陂池陂池非一定之地名則湖亦非震澤可知矣太湖當本作大湖大湖猶言大陂也學者習聞太湖罕見大湖於是改大爲太而注家遂以震澤實之使相如之文貽譏千古注者之罪也文選風賦緣泰山之阿五臣本作太山蓋亦是大字之誤泛言山之太者非必岱宗也宋玉楚人爲楚王賦風何取於東魯之泰山而言之乎後人見大山輒以爲太山見大湖輒以爲太湖皆失古人之意者也又上文有云徑乎桂林之中漢書如淳注曰桂樹之林也並不實指何地文選注引南海經曰桂林

八樹在番禺東則視震澤更遠矣
東坡跋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云莊子世無有誰知此疑神四注本載東坡自說云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于陽必戰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治曰四注所援東坡之說吾恐非蘇子之言也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正如繫辭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今東坡以爲與陰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子同殆非也陰疑于陽乃見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子乃見疑于人此用志不分亦見疑于神乎

通曰蜀本不誤東坡所解亦極得其義而李子妄譏之
由不達古訓故也疑之言擬也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
疑者何武王嘉師丹傳贊疑於親戚師古注並曰疑讀
曰擬是古字疑與擬通陰疑于陽言陰擬于陽也疑汝
于夫子言擬汝于夫子也此云用志不紛乃疑于神言
擬于神也猶言如神也列子黃帝篇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痴僂文人之謂乎張湛注曰意
專則與神相似此說得之李子以疑信之疑說之宜不
得其解也管子形勢篇無廣者疑神即可證此疑字之
義又兵法篇盡而不意故能疑神今本作故不能疑神

蓋亦淺人不達疑字之義而妄增不字也

議郎

曲園襍纂第三十二

德清俞樾

明郎瑛仁寶作七修類稿莆田周方叔卮林中曾摘其失題曰議郎然止記里鼓及嵇叔夜二事耳余讀其書亦有所摘姑循其名亦以議郎題篇

六十甲子

六十甲子之納音各書所論不同輟耕錄所載瑞桂堂之說深爲痛快蓋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但辭欠明白今增解其義以誌於左夫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而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水遇土激則有音

故五與十土之數也乃爲水音火入水沃沸而有音故
一六水之數也乃爲火音土經火煨而有音故二七火
之數也乃爲土音又支干之數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
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己亥則四也
是以甲與子皆九數乙與丑皆八數總計四字通得三
十有四除却三十成數其四乃金也故甲子乙丑納音
爲金丙與寅皆七數丁卯皆六數總計四字通得二十
有六除却二十成數六乃水數也火以水爲音故丙寅
丁卯納音爲火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三三乃木數也
故納音爲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乃火數也土

以火爲音故庚午辛未納音爲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
十乃土數也水以土爲音故甲申乙酉納音爲水五音
各舉一條餘皆以此例起

議曰此說非也金木從其本數而水則從土數火則從
水數土則從火數於例參差不齊且火入水則息矣又
何音之可言於理尤不合也愚嘗得一說先列大衍用
數四十九以榦枝數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
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己亥四除之其餘之而
不盡再以五數除之餘一屬水生木是爲木餘二屬火
生土是爲土餘三屬木生火是爲火餘四屬金生水是

爲水餘五屬土生金是爲金如此則五行一例無參差不齊之弊於理於數皆自然而不勉強也甲與子皆九乙與丑皆八四字共三十四以此除四十九數餘十五以五除之餘五屬土生金故甲子乙丑爲金丙與寅皆七數丁與卯皆六數四字共二十六以此除四十九數餘二十三以五除之餘三屬木生火故丙寅丁卯爲火戊與辰皆五己巳九四字共二十三以此除四十九數餘二十六以五除之餘一屬水生木故戊辰己巳爲木庚午辛未八四字共二十二以此除四十九數餘二十七以五除之餘二屬火生土故庚午辛未爲

土甲九申七乙酉六四字共三十以此除四十九數餘十九以五除之餘四屬金生水故甲申乙酉爲水餘視此

鐵樹開花

予友烏鎮王天雨濟爲橫州州判嘗云橫之馴象衛指揮殷買家有益樹一株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厚問於主人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則花開四瓣紫白色如瑞香較少圓耳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吾父生時花今復二次矣

議曰褚人穫堅瓠集云星家年月支干謂之六十花甲

子者以鐵樹開花得名此樹必遇甲子年方開花結實
碧里襟存載正德中湖州王雨舟濟云於書中曾睹此
說後官橫州別駕親見此樹在一指揮人家園中其人
言洪武十七年正統九年宏治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
於嘉靖四十三年再花信書中所載不誣按鐵樹卽紅
豆樹我郡東禪寺中有之天啓甲子開否無從考究康
熙二十三年甲子其花盛開結實纍纍以上並褚說余
按此與郎氏所說實一事也惟以爲甲子不以爲丁卯
其所紀洪武正統宏治嘉靖及國朝康熙諸年則皆
甲子而非丁卯歷歷有據當不致訛褚氏得之紀載而

郎氏則親聞王濟之言不知何以轉失其實且王濟之
字郎氏以爲天雨褚氏以爲雨舟疑亦雨舟是而天雨
非也然則甲子是而丁卯非亦從可知矣余於同治甲
子元旦有詩云欣逢鐵樹開花歲應是銀河洗甲年嗣
見七修類稿改去之未免爲郎氏所誤也

易時

唐德宗因暮秋微寒謂侍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袍與時
不同欲遷一月羣臣李吉甫等皆云聖人上順天時下
盡物理請降旨惟李程特以爲月令元宗所定恐不可
易遂止月令呂不韋所定李以爲元宗此不可曉

議曰唐書藝文志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注云集賢院
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又陸
善經修撰官史元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
爲第一今開成石經猶在其小戴禮記卽以御刪定禮
記月令居第一章句頗有點竄如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昏參中旦尾中則改爲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壁
中斗建寅位之初各月前數句皆然每孟月其數幾之
後加其性某其事某二語而仲季月則其日某某等句
皆刪去又加入立春雨水等二十四節與古本不同皆
明皇所定也卽氏竟不知有此事

列子論天

列子曰人終日在天中行止注曰自地以上皆天子意
此句似有礙也人本在地上但登高之極方是天中故
抱樸子曰自地以上四十里則乘剛氣而行此說方通
議曰按列子天瑞篇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申呼吸
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列子此說於理最精
張注卽衍說其理耳楊倞注荀子不苟篇引或曰天無
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亦是此理天旣是氣則
有氣處卽是天特離地愈遠其氣轉勁故謂之剛氣不
得謂剛氣方是天也

天師印

自道陵傳下者則玉印一枚其文乃陽平治都功印雲篆也至宏治開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另碾一顆賜之議曰按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南劍尤溪林績仁宗時為吉州安福令時有張嗣宗者挾妖術作符籙自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率其徒自龍虎山至績視其印文曰嘻乃賊物耳昔張道陵再傳至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遂據漢川垂三十年方敗于曹操而歸陽平關此印所以有陽平治都公之文今有道之世詎容妖賊苗裔公肆誣罔以害吾治邪于是收治之聞于朝毀印而江

左妖學遂息據此則天師玉印在北宋時已毀何以明時尙有此印邪其印文又有都公都功之異余疑印毀之後其子孫又私為之都公改作都功者公功音同由其家世口傳因而致誤也而明時又有另碾之印然則今世所傳真人印其為何印更不可問矣

十八重地獄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盼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盼眼識色處謂之眼識盼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盼并鼻識盼舌識盼身識盼意識盼謂

之六識盼總謂之十八盼夫十八盼卽十八重也佛氏以心卽是佛妄行爲業皆目前者也今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卽地獄耳世所謂十八重地獄非此而何議曰卽氏於梵典未深究所說十八重地獄殊爲附會且地獄之說亦無一定據長阿含經大地獄其數總八一想二黑繩三堆壓四叫喚五大叫喚六燒炙七大燒炙八無間八大地獄各有十六小地獄曰黑沙地獄沸屎地獄鐵釘地獄飢地獄渴地獄一銅鑊地獄多銅鑊地獄石磨地獄膿血地獄量火地獄尸河地獄鐵丸地獄斤斧地獄豺狼地獄劒樹地獄寒冰地獄又新婆沙

論與此畧同惟改想地獄爲等活地獄堆壓爲衆合叫喚爲嗥叫燒炙爲熱大燒炙爲極熱而十六小地獄則云一大地獄各有四增一塘煨增二屍糞增三鋒刃增四烈河增并本地獄以爲十七據此二說則大地獄八小地獄十六無所謂十八地獄也而三法度論經則云地獄有三一熱二寒三邊熱地獄者卽包前八大地獄在內寒地獄亦有八一頡浮陀二泥賴浮陀三阿吒吒四阿波波五嘔喉六鬱波羅七波頭摩八分陀利邊地獄有三一山閒二水閒三曠野據此則又成十九地獄不止十八矣惟問地獄經云十八王者卽主領十八地

獄一迦延典泥犁二屈遵典刀山三沸進壽典沸沙四
沸屎典沸屎五迦世典黑耳六噬嗑典火車七湯謂典
鑊湯八鐵迦然典鐵牀九惡生典噬山十寒冰經闕王
名十一毗迦典剝皮十二遙頭典畜生十三提薄典刀
兵十四夷大典鐵磨十五悅頭典冰地獄十六鐵箒經
闕王名十七名身典蛆蟲十八觀身典洋銅此則十八
地獄與世所傳合郎氏但知有此因以八畝說之不
足據也

飛來峰

杭飛來峰兩山之最秀者其名因晉咸和元年西天僧

慧理登山歎曰此是中天竺靈鷲之小峰不知何年飛
來至今名之記憶說郭中不知何書所載以爲越王時
飛來不知何據也

議曰按越絕書龜山者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
來民怪之故謂怪山水經注漸江水篇又北逕山陰縣
西西門外百餘步有怪山本琅邪郡之東武縣山也飛
來徙此壓殺數百家吳越春秋稱怪山者東武海中
也一名自來山百姓怪之號曰怪山郎氏所謂越王時
飛來者殆卽指此然非西湖之飛來峰也

伊尹六就湯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五就之事固不可考
苟以軻書爲實錄則於湯不止五就其實六也蓋伊尹
之就桀者湯進之也則是先就湯後就桀反復者五然
後相湯而伐之此則其六就也若言五就湯則四就桀
矣孟子皆云五者蓋不言其終竟伐桀之一就耳

議曰此未達古人語意也素問三部九候論天地之至
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以古人之辭凡至少者則以一
言之如一鉤金一杯水是也至多者則以九言之如叛
者九國反者九起是也自一至九五居其中故古人之
辭舉其中數則曰五如左傳不可以五稔五大不在邊

五細不在庭之類是也五就湯五就桀意亦如此胡應
麟少室山房筆叢云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爲五也
此最得古人語意乃趙氏注孟子云伊尹爲湯見貢於
桀桀不用而歸湯復貢之如此者五則已泥於其辭矣
郎氏因有此說并爲圖以明之所謂癡人說夢也

營丘太守丞印

此印蓋隋以上者營字不從自漢晉印文多借用丘字
難識按漢志營陵注或曰營丘豈漢人忌丘字之文有
相背之形而借用兵字去其脚爲丘耶據印則漢書營
陵或曰者是也

議曰此印大有可疑考營陵屬北海郡乃縣也非郡也
安得有太守邪不特印文與六書不合爲可疑矣

訂胡 曲園襍纂第三十三

德清俞樾

青浦胡鳴玉著訂譌襍錄余讀其書有未合者復訂
正之

策名委質

左傳二十三年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元凱注
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
陸德明釋文云質如字俗以曲禮有童子委摯而退之
文又以臣子有出疆載質之說讀作策名委質非
訂曰陸德明依杜注作音義故如字孔穎達依杜注作
疏故有質形體也之說其實杜注非古義也史記索隱

引服注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據服氏注似讀質爲贄荀子大略篇錯質之臣不息雞豚楊倞注曰質讀爲贄古字通是質贄本通用字所謂死之質者以雉言也始仕必是爲士士之贄以雉雉必用死白虎通瑞贄篇曰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懼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此正服氏所謂委死之質於君示必死節之義晉語處沙釐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韋昭注曰質贄也言委

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此與服義同而竟訓質爲贄與楊倞注荀子破質爲贄皆是古讀古義杜預好自立異不從舊說漫云屈膝而君事之語意未明孔疏曲從之非也胡氏此論殆知有杜注不知有古義矣

何居

何居音基語助也記檀弓何居乎吾未之前聞莊子齊物論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惟記郊特性二日伐鼓何居當如字讀

訂曰郊特性篇鄭注曰居讀爲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是鄭注明以爲語助胡氏乃云當如字讀據陳澧集

注曰其義何所處乎是陳皓讀居為居處之居胡云如字則從陳而不從鄭大非古義矣

又按禮記此文疑有錯誤據正義曰二日伐鼓何姬姬是語助之詞也記文作居疏乃作姬疑孔穎達所據記文作何姬鄭注則曰姬讀為居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蓋既破姬為居因即從所破之字而釋之曰何居怪之也此鄭注之恒例也後人以鄭注改記文又以已改之記文改鄭注幸孔疏未改猶可考見本字

踉蹌

昌黎贈張籍詩君來好呼出踉蹌越門限踉蹌行不正

貌踉音亮蹌去聲二字與平聲義不同俗以亂走為踉蹌讀郎倉非行走急遽應曰狼竄野客叢書以物性喻人云言其亂走則曰狼竄是也

訂曰踉蹌即踉蹌乃疊韵字形况之言初無定音亦無定義文選射雉賦寒微罟以長眺已踉蹌而徐來注曰踉蹌乍行乍止不迅疾之貌夫云徐來則其不迅疾可知至昌黎詩云踉蹌越門限門限而至於越不得謂之不迅疾矣潘賦韓詩同此二字而義已有異則後人承用為亂走之詞亦不得以為誤也且即以蹌字言之儀禮聘禮篇眾介北面蹌焉鄭注曰容貌舒揚曲禮篇天

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鄭注曰尊者體盤卑者體蹙正義曰尊者體盤穆穆皇皇卑者體蹙蹌蹌僬僬是也同一蹌字儀禮之蹌焉爲舒曲禮之蹌蹌爲蹙然則潘賦之踉蹌爲徐韓詩之踉蹌爲疾又何不可乎野客叢書狼竄之說望文生義至爲膚淺亦猶孟子之狼疾卽是狼藉而後儒必爲之說曰狼善顧疾則不能蓋古語匹而古訓晦於是異說滋多矣

古人字止一言

容齋隨筆舉古人字止一言者如陳勝字涉項籍字羽朱雲字游爰盜字絲之類玉案古人字止一言者甚多

卽如四書中管仲曾皙之類皆是

訂曰古人之字本止一言無二言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注曰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然則字止一言因一言不便於稱故加甫字以足之又配伯仲叔季以言之耳又有加子字者子亦丈夫之美稱與稱甫同也卽如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淵則止稱其字子騫則加子字伯牛仲弓則配伯仲言之淵騫牛弓非一字乎古者幼名冠字死諡皆止一字間有不字者非其常也一字不便於稱則各有所配名則以哉字也字足之如垂哉益哉柴也參也

之類戰國時又有名下繫以子字者如田蚡稱蚡子魏冉稱冉子是也謚則亦繫以子如文子武子之類猶字之稱某甫也或繫以伯仲如武伯敬叔之類猶字之稱伯某仲某也雖有繇稱而所以為名為字為謚者止此一言古人記載猶識此意故往往止稱字某後人不達古制乃反以為異矣

繇辭

繇音宙占辭也廣韻注曰卦兆辭也佩觿集曰繇从彖从卜从系與繇字有辨經史多誤梓人因讀為爻音而不知其非此字左傳最多如且其繇曰之類陸德明並

音直救反又漢文紀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注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文也師古曰繇音爻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潘岳西征賦既定鼎於郝鄒遂鑽龜而啟繇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是祐昌黎南山詩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繇或前橫若剝或後斷若姤杖杜末章傳曰且卜且筮相襲並作合言於繇而皆曰近矣今之習詩經者莫不讀為合言於爻也訂曰謂繇當讀如宙此說是也經典諸卦繇字陸德明並音直救反稍知音讀者皆當不誤不必廣引潘賦韓詩而始知也至其字則仍當作繇說文玉篇均無繇字

彙三十三
五
徧觀經典卦繇字無作繇者卽胡氏所引文選昌黎集亦未見有作繇之本也師古曰本作籀此說最是蓋卦繇字本當作籀說文竹部籀讀書也从竹籀聲春秋傳曰卜籀云是經典所有卦繇字皆籀之段字故字雖作繇而音仍從籀也經師遇此字恐人不察而誤讀爲皋繇之繇乃於字旁作卜字以識別之遂成繇字矣干祿字書已收繇字小學之不明自唐而已然佩觿從之疑誤千古是不可不辨

恣睢睢陽

暴戾恣睢之睢音誨睢陽睢水之睢音雖又音揮仰目

也莊子寓言篇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三音爲字則

一竝從目從佳

音皆

與關睢之睢從且從佳

音並

不同

今人不知分別恣睢睢陽等槩誤讀疽音

訂曰史記伯夷列傳暴戾恣睢索隱曰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干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則恣睢之睢不止一音非必音誨也左傳成十五年出舍於睢上釋文音雖而山海經中山經曰荆山之首曰景山睢水出焉郭璞注曰睢音癰疽之疽則睢水音疽又晉人舊讀矣夫字音之或異由師讀之不同此固非可一概而論至字形則固有定無容臆造考之古書無一從佳

音皆

得聲之字乃以忞睢睢陽睢睢三字並從音皆之佳則
 誤甚矣說文佳部有睢字从佳且聲此闕睢之睢也目
 部有睢字从目佳聲此忞睢之睢亦睢睢之睢也伯夷
 傳忞睢正義曰睢仰白日怒貌也莊子睢睢盱盱郭注
 曰跋扈之貌西京賦睢盱跋扈注引字林曰睢仰目也
 盱張目也說文目部睢仰目也是忞睢與睢睢並可從
 目部之睢也至睢水睢陽字若從雖音則當作目部之
 睢若從疽音則當作佳部之睢總之無從音皆之佳之
 字

不宣

野客叢書云漫錄謂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末云造次
 不能宣備書尾用不宣語起此僕觀漢高祖初定天下
 諸侯王上疏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
 此正不宣語之所從出也案此則東軒筆錄謂宋人書
 問自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友交馳曰不
 宣強為分別其說非是
 訂曰書尾用不宣語自本楊修淺漢書語則有別按高
 帝紀諸侯上疏曰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
 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
 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德者使得立社

覆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然則不宣二字連上成義非書尾用不宣者比也且如師古注則大王功德之著絕句於後世不宣五字為句野客叢書失其讀矣其下云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九字亦是疏中語此不宣二字非在書尾也徒見其有不宣二字輒取以為說不察其上下文義抑何鹵莽之甚胡氏從之斯為疏矣

元

今人詩題誤寫元韻作原韻雖號作家往往不免日知錄云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禮馬質禮記月令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皆作再字解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玉按古人詩文本來義無一作原者偶閱杜詩拈出一二處為證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渚柳元幽僻邨花不掃除訂曰此龔日知錄之誤也顧氏著書最為精審而此條則未免疏舛說文鬣部灋水泉本也重文省作原是原之字義為水泉本訓本來者正其本義也禮記孔子問

居篇必達於禮樂之原鄭注曰原猶本也原之訓本於
經有徵且漢書元帝紀注引晉灼曰原本也始祖之廟
故曰本也顧氏但據師古注爲說不知晉灼與師古異
義原廟之原在漢書已有兩說矣

何恙不已

容齋隨筆云公孫宏爲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
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
止也禮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義玉案
石奮傳萬石君尚無恙注恙憂病也賈誼傳令此六七
公者皆無恙注云言無憂病也國策歲亦無恙邪注亦

曰恙憂也二字見處甚多無一作病字解者

訂曰說文恙憂也恙之本義誠當訓憂然憂與病義相
近故鄭注樂記云病猶憂也恙之本義爲憂引申則有
病義師古注漢書最明此例公孫宏傳何恙不已言何
憂不已也此用其本義也故直以憂釋之至石奮傳賈
誼傳之言無恙則自是無病不得但作無憂解故皆以
憂病釋之言病兼言憂者明病義從憂義來此其引申
義也唐人注書猶得訓詁之法非宋以後所能及胡氏
既兩引石奮賈誼傳注則明有病字何云無一作病字
解乎太平御覽引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

問皆曰無恙此漢人舊說何不援引及之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日知錄小箋 曲園襍纂第三十四 德清俞樾

顧氏日知錄體大物博余未能涉其藩籬也然自十
九歲時始讀此書即妄有箋識積有數十條補苴罅
漏不能成書姑鈔撮為一編以皆小小者故曰小箋

帝王名號

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
辛之名受是也

按尚書立政篇其在受德啓枚傳曰受德紂字帝乙
愛焉為作善字則是紂名而受德字也西伯戡黎篇
枚傳曰受紂也音相亂則又以為受即是紂矣同出

枚傳而前後歧異逸周書克殷篇亦云殷末孫受德則知紂一人自有三稱紂名也受德字也辛者其十干之號也

大原

薄伐玁允至于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後漢書靈帝紀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取古大原

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

按史記匈奴傳韓信降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按所謂太原即太原郡也馬邑平城皆屬雁門郡則漢時匈奴固由鴈門而至太原矣文帝幸太原亦即於此安在周時玁允不能至晉陽乎

大夫稱子

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何以知之以衛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曰乃考文

叔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

按以檀弓所載貞惠文子事觀之則大夫之謚稱子自本其君之命

列國官名

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右尹連尹鍼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藍尹沈尹清尹莠尹躒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廐尹監馬尹揚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

按漢初曹參為執帛韓信為連敖皆楚官名

去兵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而五經無此語

按左傳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昭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則謂執兵者為兵春秋已然矣非始秦漢之後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
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則非追
尊之辭明矣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古書紀年篇惠王
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疑
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
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
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卽卽紀年所謂今王無
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

按史記注引荀勗之說已及之而索隱則云孔衍敘
魏語亦有哀王蓋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

之年爲惠王後元卽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

魏世家襄王五年子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
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
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
證之而自明者也

按非特此也據史記惠王三十六年無被楚兵之事
至襄王六年楚敗我襄陵此卽惠王所謂南辱於楚
者史記誤以惠王之後六年爲襄王六年也

費惠公

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卽季氏之後而僭稱

公者

按史記六國年表魯悼公元年三家勝魯如小侯此季氏得稱費君之證

又按年表齊宣公四十八年取魯邾邾卽成也在春秋爲叔孫氏邑是叔孫之地亡屬齊矣

孟子字樣

唐書言邾州故作邠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

按說文邠周太王國從邑分聲則邠自是古字

員缺

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尙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魏書元脩義傳遷吏部尙書時上黨郡缺守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憬審官六議遂有人少闕多人多闕少之語

按史記孟荀列傳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是戰國時已有缺之名漢書韓安國傳梁內史缺賈捐之傳京兆尹缺薛宣傳司隸缺朱博傳九卿缺翟方進傳丞相官缺嚴延年傳左馮翊缺王莽傳縣宰缺者數年缺之名見於史漢者不可枚舉顧氏此條未深考也

又按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
矣員之名亦起於戰國

驛傳

古人以三十里爲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
之平注以爲退一舍而詩言我服旣成于三十里周禮
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則漢人之驛馬三十里
一置有自來矣

按詩六月篇毛傳師行三十里是三十里以師行言
若吉行則五十里荀子大略篇吉行五十是也管子
揆度篇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其

下云十日出境此日行五十里之一證也其上文百
乘之國東西南北度五十里當作度百五十里故云
三日出境千乘之國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里當作度
二百五十里故云五日出境皆是日行五十里辨見

諸子平議

又按周官遺人職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
候館候館有積亦可證日行五十里顧氏止舉三十
里有宿一句爲證非也

橋梁

五代史王周爲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
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此又當今有
司之所媿也

按前漢薛宣傳宣子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
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蓋古人入
境而知吏治之善否必於此乎在矣

水利

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自乾時著於齊人枯濟
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爲細流而中原之田
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按史記白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注引郭璞曰
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
溝處無復水也此亦乾時之比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又十四年爲貞定
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
於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
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
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
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

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

按此百三十餘年其略見于太史公六國年表觀韓昭侯六年伐東周取陵觀廩邱而知諸侯之無天子也觀趙襄子元年封伯魯子固爲代成君而知諸侯之得專封也觀秦簡公七年初租禾孝公十四年初爲賦而什一之法變矣觀秦厲公十四年晉人楚人來賂而聘問之禮壞矣觀秦簡公元年初令吏帶劍而揖讓之容廢矣觀秦孝公八年與魏戰斬首七千而首功多矣觀秦靈公八年以君主妻河而禮俗變

矣此春秋所以爲戰國也

奴僕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等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

按史稱張安世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而猶有家童七百人至其元孫放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本傳所載有奴康大奴駿等計當時之橫恣亦不下霍氏

矣

分居

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放陸生之意預爲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按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父子且然則兄弟異居可知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禮云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以此見古人未嘗不分居蓋分居者義之主於有別也分居而仍有無相通者仁之主於有恩也顧氏此論意在敦俗而轉非中庸之道

追尊子弟

古人但有追尊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惟秦文公太子率賜諡諍公唐代宗追諡其弟故齊王倓爲承天皇帝按此條未免挂漏秦太子諡爲公者不獨諍公又有哀公之太子夷公特未知其父哀公所賜諡歟抑或其子惠公所追尊也至唐代則尤多高宗諡其太子宏爲孝敬皇帝妃諡哀皇后元宗諡其兄憲爲讓皇帝妃諡恭皇后德宗諡其兄琮爲奉天皇帝妃諡恭應皇后諸王傳中以皇帝稱者并倓而四

喪禮

南史孔秀之遺令曰世俗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繇喪主不能消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按漢文帝遺詔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是漢時已有此風

像設

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

按招魂云像設君室靜閒安些王逸注曰像法也言乃爲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所在之處清靜寬閒而安樂也然則像設君室是言像其舊廬而爲室似不

得爲畫像之證太平御覽七十九引抱朴子曰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爲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此設象之始

陵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

按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襄陵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又陳留郡襄邑師古曰圈稱云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涇故

徙縣於襄陵名曰襄邑然則春秋之世已有陵名

墓祭

古人之於墓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又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是古人之至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也

按成陽靈臺碑慶都仙沒蓋葬於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似乎古有祭墓之禮然此由後人附會未必可據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有

上冢而會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有上冢而大官為之供

具者有贈諡而賜之於墓者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

有庶民而祭古賢之墓者

所列各事文雖不錄

按張安世傳兄賀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

掖庭及宣帝即位賀已死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

恩德侯是并以茅土之典施之於冢矣

晉東海王越柩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

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

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

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祔祭

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按招魂而葬固非古禮然謂墓非神之所處亦恐不然孔子之論鬼神也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是明言墓有鬼神此墓祭之禮所以不能廢歟

火葬

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按後漢書桓帝紀詔京師死者相枕若無親屬可於官塲地葬之表識姓名為設祠祭然則掩骼埋胔古

人有行之者矣

又按清波襍誌蔡京死於潭州以青布裹屍藁葬漏澤園權奸有一事之善而即以身獲其報視為法自斃者何如也

非三公不得稱公

孔融告高密縣為鄭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為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說據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大史公又父子之辭也

按漢書胡建與其走卒言亦稱公知古人不以稱公為重鄭公鄉之名亦于公祠樂公社之比耳

漢書田叔傳學黃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姓樂名鉅公者老人之稱又曹參傳攻秦監公軍師古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

漢書藝文志有杜文公五篇注六國時又黃公四篇注名疵秦博士又毛公九篇注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家

後元年

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為元年後人追紀之為中為後耳

按史記衛世家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出公後元年賞

從亡者後元年之稱始此出公二十一年卒所謂二十一年者從後元年數之也

史書人同姓名

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其法本於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

按秦漢章奏多不署姓然有同官同名者則以姓別之霍光傳臣勝臣夏侯勝臣雋舍臣虞舍是也

引書用意

書秦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
按今泰誓乃偽書不足據然管子法禁篇引太誓曰
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
心則經文詳而傳所引略誠如顧說惟泰誓必不稱
武王之謚管子所引已非原文矣
後漢書鄧暉傳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
君之所不能爲賊亦用其意晉書劉寔崇讓論引孔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又庾袞傳引孔子曰
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並引經用意之證

古人不忘重韵

初唐詩最爲嚴整而盧照鄰齊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
相又云專權判不容蕭相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
可重用若此詩之二相字固無異義也

按昌黎集晚秋鄜城夜會聯句云五鼎調勺藥又云
仍祈卻老藥後人謂勺藥之藥音略與下藥字音義
不同無嫌重押愚按相如傳勺藥之和具師古注曰
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惡氣故合之蘭桂
五味以助諸食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爲音訓以誤
後學據此則勺藥之藥仍當讀如本字而昌黎亦押
重韵也

陸機文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考史書之誤本紀五年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媼為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並無皇媼

按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呂后其事甚著陸機即不知高帝母先亡然亦不應舍太公不言而專言皇媼之來歸也余疑皇媼者皇謂太上皇媼謂呂后猶鄒陽上吳王書六齊望於惠后所謂惠后者惠謂惠帝后謂呂后古人不以爲嫌也然則陸文自不誤讀陸文

者誤耳

急就篇

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學漸微按隋書經籍志又有急就章二卷崔浩撰急就章三卷豆盧氏撰

六國獨燕無後

陳項兵起立六國後而孫心王楚儋王齊咎王魏己而歇王趙成王韓惟燕人乃立韓廣豈王喜之後無一人與不然燕人之哀太子丹豈下於懷王而忍忘之也蓋燕宗之不振久矣烏呼楚用其宗而立懷王者楚也燕

用非其宗而立韓廣者燕也然則晉無公族而六卿分秦無子弟而閻樂弑魏削藩王而陳留篡於司馬宋卑宗子而二帝辱於金人皆是道矣

按漢書婁敬傳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實關中據此則燕固有後且在漢初尙爲彊族也顧氏此論特爲勝國發耳

秦始皇未滅二國

衛世家言二世元年廢衛君角爲庶人是始皇時衛未

嘗亡也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漢興有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之屬是越未嘗亡也西南夷傳又言秦滅諸侯惟楚苗裔尙有滇王然則謂秦滅五等而立郡縣亦舉其大勢然耳

按滇之爲國始于莊躄乃楚莊王之裔也其旁勞深靡莫之國皆滇同姓然則楚雖滅而遺種尙多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也
秦滅蜀而漢尙有蜀王又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略屬真番朝鮮但未知其爲燕之苗裔否

圖

宋時登科錄必書某縣某鄉某里人蕭山縣志曰改鄉為都改里為圖自元始嘉定縣志曰圖即里也以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今俗省作圖謝少連作欵志乃曰圖音鄙左傳都鄙有章即其立名之始其說鑿矣按史記龜策傳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曰豫且然則圖之所起遠矣

姓

水經注漢武帝元鼎四年幸雒陽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孳子嘉封為周子南君以奉

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據此嘉本氏子南武帝即以其氏命之為爵而漢書恩澤侯表竟作姬嘉則沒其氏而書其姓矣

按此乃漢書注臣瓚之說而師古則云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瓚說非也愚謂子南是氏當從瓚說周子南君猶盧縮稱東胡盧王王其爵也盧其姓也東胡其所封也周子南君者蓋封為周君而并其氏稱之耳顧氏謂即以其氏命之為

爵恐不然也

顏氏

顏魯公作家廟碑云其先出於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為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邾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按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鬻聲姬注曰顏鬻皆姬母姓則顏之為姬姓為魯族審矣其出於邾之說本自圈稱葛洪蓋徒見公羊於邾有顏公之稱而不考之於左氏也

按杜注云顏鬻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然則顏懿姬猶漢書所云孫翁主紀翁主也若以顏氏為姬姓則

母女同姓矣顧氏此條殆誤會杜注也

仲氏

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云惟序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于齊云云漢時仲氏自謂仲山甫之後而今則以為子路之後求為五經博士矣然春秋之以仲氏者不一而仲山甫未嘗封齊則漢人之祖山甫未必是而今人之祖子路未必非也

按通志氏族略周太王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是仲山甫乃虞仲之裔也證以堯廟碑所謂周之遺苗顏

合

昌姓

呂平以太后姊長姁子侯此昌母姓之始史記灌夫傳父張孟為潁陰侯嬰舍人故蒙灌氏為姓此昌主姓之始

按衛青本姓鄭父鄭季與衛媪通而生青遂昌衛姓此又是昌其假父之姓者

兩姓

漢書百官表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一姓繁

按漢書棘蒲侯陳武亦云柴武其子陳奇亦云柴奇師古以為有二姓是漢人二姓者不止李延壽也

自稱字

漢書注張宴曰匡衡少時字鼎世所傳衡祖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此自稱字之始也

按後漢書鄭康成傳云汝南應劭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此漢人自稱字之一證

兩名

古人兩名見於經傳者如晉文侯名仇而書云父義和楚靈王名圍而春秋書弑其君虔趙簡子名鞅而鐵之

戰自稱志父南宮敬叔名說一名紹字容又字括

按史記魏世家文侯都年表作斯楚世家哀王猶年表作郝景帝紀蕭何孫係功臣侯表作嘉徐廣亦疑其人有二名也

以姓取名

古人取名連姓為義者絕少近代人命名如陳王道張四維呂調陽馬負圖之類榜目一出此等姓名幾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

按晉書解系字少連解結字叔運名字似皆從姓取義

以父名子

左傳成十六年潘尫之黨潘尫之子名黨也襄二十二年申鮮虞之傅摯申鮮虞之子名傅摯也

按漢邛成太名亦以父爵稱之

以夫名妻

左傳昭元年武王邑姜漢書杜欽傳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南齊書周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勅曰餉周公阿杜

按漢書燕刺王旦傳蓋長公主張晏注云為蓋侯妻也亦是以夫名妻

排行

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謂之排行如德宗德文義符義真之類起自晉末漢人所未有也

按兄弟排行東漢人已有之然往往不在名而在字如丁鴻字孝公弟字仲公范滂字孟博弟字仲博董卓字仲穎弟字叔穎是也至孔僖二子曰長彥季彥則固名而非字矣

南史南津校尉江子一弟子四子五是又以數為排行者

單名以偏旁為排行始見於劉琦劉琮此後應璩應瑒

衛瓘衛玠之流踵之而出矣

按後漢書荀淑傳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則固在劉琦劉琮之前矣又賈彪傳賈氏二虎偉節最怒然則彪之兄弟雖名不見於史亦必虎字偏旁者也若姜肱字伯淮二弟仲海季江兄弟皆以水旁字為字是亦排行特非名耳

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為大不知始自何時漢淮南厲王常謂上大兄孝文帝行非第一也按後漢耿弇傳今大耿兵少於彼注耿弇況之長子故呼為大耿此漢人以行一為大之證又漢武帝呼

太后微時金王孫女曰大姊按景帝王皇后初嫁金王孫生一女後入太子宮生三女一男則后所生以金王孫女爲最長故武帝呼爲大姊此以行一爲大可證于西漢者也孫叔敖碑陰列孫氏宗族云世伯子有六男一女大子字長都孝伯子亦有六男一女大子字惠明可知以行一爲大由來久矣

四字同其名

名字相同起於晉宋之間史之所載晉安帝諱德宗字德宗恭帝諱德文字德文會稽王道子字道子殷仲文字仲文宋蔡興宗字興宗齊顏見遠字見遠

按孔子弟子公冶長字子長漆雕開字子開然則字同其名者春秋時已有之矣

上下通稱

漢書霍光傳鴟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非止天子宮中

按史記平原君傳躄者請曰君之後宮臨而笑臣是後宮之稱亦通乎人臣也今人以皇族稱宗室考之於古不盡然凡人之同宗者卽相謂曰宗室

按史記齊世家立明爲太子謂崔杼之子明也趙世

家簡子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恤爲太子則雖太子之尊稱亦君臣同之

杞梁妻

說苑曰杞梁華舟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曰杞梁之妻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

按曹子建集黃初六年令曰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則又不言崩城而言崩山亦一異聞也

李廣射石

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而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羨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併用

按曹子建集黃初六年令曰昔雄渠李廣武發石開亦以二事並用在周太祖前惟熊渠作雄渠爲異

名以同事而章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受名

按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日諷誦夜親見文王周公
旦而問焉因孔子而及墨翟因周公而及文王

蓋千人以相類而誤
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
伍員之誤也

按呂覽此二句見悔過篇而離謂篇又云范蠡子胥
以此流以范蠡子胥並言則知此句非誤也蓋范蠡
事本有異辭賈子新書耳痺篇亦云范蠡負石而蹈
五湖
柳宗元晉問云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誤魏絳

為韓獻子亦以相類而誤

史記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
食之文而誤為之解本無其事

按趙世家晉定公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
君喪非親喪也史公當日必有所本觀其下又書趙
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是史
公原未嘗誤讀左傳也

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按史記高帝記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侯之有功

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
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
定人皆自甯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此
數語亦見韓王信傳而淮陰侯傳初無是言也故徐
廣於高帝紀注之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至班固作
漢書誤以韓信爲淮陰侯因增入蕭何追信事而以
此數語爲淮陰之言矣乃于韓王信傳仍載此數語
是一言而屬之兩人班固之誤也顧氏反以史記爲
誤何哉

漢書

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
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
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按此論孟康已發之師古曰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
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也然則班氏必別有所
據非不解國語

荀悅漢紀

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卽位
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
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遂乃

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爲長

按漢書陳遵傳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此二說解進字不同而要之遂負帝也非帝負遂也故壘書云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蓋戲爲索債之辭故引君甯爲證見非空言也遂謝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明其已更赦令雖有宿

負當蒙恩免也荀悅漢紀乃云帝數負遂此與漢書正相矛盾夫遂負帝則可引赦令以自解帝負遂而遂引赦令以解則失尊卑之分矣此事仍以漢書爲長若進字犯史皇孫諱師古注已釋之矣

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庠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義難曉荀紀爲長

原注漢書粲而不殊當作粲而不誅說文粲搯散之也

按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此注甚明蓋謂骨肉之親雖至分析不當殊絕顧氏謂

宣紀榮字當作榮據說文榮散之義則榮與析義可相通而榮字之誤無疑荀紀作放而不誅其義又別不可從也

史文衍字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鄣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為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按漢書李廣利傳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上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按李廣利止為貳師將軍不為大將軍也將字亦衍文蓋言詣大軍耳

以上文去大軍二百里證之益明如瀆曰時多別將

故謂貳師為大將軍此曲為之說

新唐書

列傳出宋子京之手簡而不明如太宗長孫后傳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

按史記淮陰侯傳大王當王關中民咸知之漢書作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然則子京雖好奇而亦有所本未可輕議也

馬總傳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云詔總徙天平劉總也下云召總還馬總也又云會總卒劉總也又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賓主字之繁省皆有所不當當云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云會劉總卒於文無加而義明矣

按傳有附見他人而與本傳人名同者宜於附見之人加姓別之雖屢見不可去姓漢書彭宣傳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食鮑宣復上言乃召宣爲光祿大夫此其例也

金史

幽蘭之縊承麟諡之曰哀宗息州行省諡之曰昭宗史從哀宗爲定而食貨志末及百官志復有義宗之稱不知何人所上

按大金國志亦稱義宗注云宿州有僭位者諡曰莊故官僑于宋者私諡曰閔天下士夫咸以義宗諡蓋取左氏君死社稷之義據此則又有莊宗閔宗之稱

元史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

按直脫兒傳既附其從子忽刺出而又有忽刺出傳
杭忽思傳既附其子阿塔赤而又有阿塔出傳亦重
出也蓋元人之名最易混淆如伯顏有九脫歡有十
三脫脫有十五秉筆者習於名字之雷同而不及細
核其家世事跡遂成此謬

漢書注

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遷二
等同一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按師古駁如淳之注而用瓚說已得此旨其於李尋
傳注云惟赦令不改餘皆除之尤為明曉

萬石君傳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
驕人當如此乎

按師古注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爾然
則師古非不知此為反言也

嚴助傳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即下文所
云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
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
王弟之名非

按淮南王書云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
甲以誅死是在淮南上書之時甲已誅死矣其下乃

云是時漢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
降漢兵罷據此則甲與餘善自是兩人顧氏謂甲卽
餘善則旣已誅死又何以降漢乎蓋甲死之後其國
復立王而又爲餘善所弑也亭林讀書最爲精審而
竟忘有甲以誅死一句甚矣讀書之難也

史書之文中有誤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爲之
說如此傳謂楊雄傳解嘲篇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字
之誤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字之誤有文選可證
而必欲訓之爲固爲名此小顏之癖也

按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凜然皆有節概其義甚

明漢書作凜然當亦字之誤也師古以高遠釋之亦
割名之比

又按師古注漢書亦有據他書改正者谷永傳楚莊
忍絕丹姬師古曰丹姬是楚文王姬谷永集丹字作
夏是也

王女棄歸

罷官不許到京師

按目錄二十八卷末有此兩條今軼考前漢書衡山
王賜傳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采無采嫁棄歸與客
姦師古曰爲夫所棄而歸也王女棄歸當引此後漢

書蘇不韋傳附蘇章傳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罷官不許到京師當引此又有納女一條未詳所指

徙戎

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襍自古所誠蠻貊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邇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

按漢書西域傳溫宿國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溫宿領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爲名又地理志上郡龜茲縣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附

者處之此故以名云華夏襍居權輿於此

圖讖

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興實始於秦人

按惠文王時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見始皇本紀

太一

太一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者爲太一常居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大一方曰

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

按宋玉高唐賦有云醮諸神禮太一則太一之祀戰國已有之矣

古今神祠

史記封禪書言秦雍旁有百數十祠而陳寶尤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又云雍營廟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時所奉之神絕無影響

按漢書郊祀志劉向言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

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然則陳寶之神在漢世猶著也

山東

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史記引賈生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後漢陳元言陛下不當都山東蓋自函谷關以東總謂之山東唐人則以太行山之東爲山東杜牧謂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是也

按史記晉世家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是所謂山東者亦太行山之東也

泰山立石

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取史記反復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按後漢書張純傳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則漢武未始不刻石

又按應劭漢官儀曰馬伯弟登大山見石二枚其一
是武帝時石用五車載不能上因置山下號曰五車
石其一是紀號石刻文字紀功德立壇上此亦漢石

有文字之明證

元

元者本也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
筮周禮馬質禮記月令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
之原皆作再字解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

按禮記孔子閒居篇必達於禮樂之原鄭注曰原猶
本也然則原之訓本於經有徵且漢書元帝紀原廟
晉灼曰原本也始祖之廟故曰本也是原廟之解晉
灼與師古不同在漢書已有兩說矣

魁

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爲魁宜乎今之應試而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與

按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無奎主文章之說惟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倉頡效象緯書之言不足深據後漢書蘇竟傳云奎爲毒螫主武庫兵然則移魁之祀以祀奎亦未爲允當歟

又按今之祀魁星因文昌而類及之也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祀文昌而因祀斗魁亦自有理持肖字之形爲鬼舉足而起其斗則可笑耳

其見於經者書允征之殲厥渠魁曲禮之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然則五魁之名豈佳語哉近時人好以魁命名古人以魁命名者絕少左傳有鄩魁壘盧蒲就魁呂氏春秋齊王殺燕將張魁

按殲厥渠魁僞古文語不足據古書惟楊子大元喜用魁字中次七曰火魁頤周次三曰吉凶之魁積次七曰魁而顏而元告篇曰神之魁也范望注並訓爲藏文選東京賦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薛綜注帝魁神農名則以魁命名亦古矣

